

名家新作

石永言

依依赤子情

遵义四中110周年华诞抒怀

春秋代序传薪火,弦歌不辍启新章。我的母校遵义四中,将在2025年10月2日,迎来110周年华诞。

一百一十载栉风沐雨,一百一十载筚路蓝缕,遵义四中在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的土地上,书写了一部绚烂的教育华章。

(一)

我的母校自1915年创建以来,始终紧扣时代脉搏,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,从抗战烽火中的弦歌不辍,到新时代教育强国的使命担当,校址虽经数次迁徙,教师一批批新旧交替,但“守正尊义、创新致远”“明德、博学、启智”的精神坐标,始终贯穿着母校一百一十载的育人航向。母校始终坚守“三尺讲台系国运,一颗丹心铸诗魂”的要求,培养出无数栋梁之材。

1955年,我有幸成为遵义四中高中部的一个学子,与来自绥阳的廖公弦、来自正安的刘大林同级。其时,遵义地区除湄潭、赤水两地设有高中外,其他县均无高中,以至于其他县初中升高中的学生,必须赴遵义就读。给我们上课的老师,在当时的高级中学里属一流水平,如遵义名宿《续遵义府志》的编纂者赵乃康先生之子赵宗典、后来成为著名贵州历史学家的王燕玉、曾经留学日本的徐兴化等等。他们博学、敬业,受到学子们尊重,立雪程门,一个个学子受到极好的教育。上王燕玉先生的历史课,简直是一种享受啊,令学生们如沐春雨,如坐春风。他所讲的内容,大家听得津津有味,都在认真记录,教室出奇安静。

在就读期间,我的母校尚在汇川坝湘江之畔,那儿环境幽静,犹如世外桃源一般。在高二阶段,我与同班或同级的几个同学,由于受语文课的感染,加之课外又阅读了不少发表在各种期刊上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作品,于是便开始学习写作。其时我与廖公弦、刘大林等同学,在课余偷偷学习写作新诗,对缪斯怀着极大的感情,乃至一发不可收。

1956年,我们三人的诗歌在贵州省内的报刊上发表。我的第一首诗名曰《回到家乡》,刊于1956年4月《新黔日报》的“乌江”文艺副刊。廖公弦的处女作出现在32开本的《贵州文艺》上,是一首诗,题名《上夜校》。刘大林的第一首诗名曰《娄山天使》,也是刊登在《新黔日报》文艺副刊“乌江”上。《新黔日报》后改名《贵州日报》,我们三人的文学生涯,都是起步于母校遵义四中。

我们三人,除廖公弦终生从事有关文学的工作外,我与大林的职业,虽然与文学无关,但业余时间的爱好,一直都放在文学写作上,并取得一定成绩。大林后来在寓言诗写作方面取得较大成绩,出版两本寓言诗集,系于文学情缘,大林的两本书都要我为他作

序,这些诗在省内外都产生较大影响。当然,我们三人中诗歌成就最大者,当属公弦君了。

廖公弦后来成为全国著名诗人,1985年由全国三十多个单位协作编辑出版的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》,在贵州作家中,只选取蹇先艾与廖公弦两人合并一册名曰《蹇先艾廖公弦研究合集》,蹇先艾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,早已写进多种中国文学史版本,是贵州现当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。公弦能与蹇老的研究放在一起,说明他在贵州文学史上的地位,这不能不与早年他就读遵义四中受到的文学熏陶有关。

但惋惜的是公弦早逝。在他退休后居家的日子,常怀念母校遵义四中对他的教育,情殷殷,意切切。1999年在他退休后不久的日子,我寄给他几篇回忆在遵义四中的学子生涯的小文,其中有的提到了他,他收到后,即来电话,说看着看着眼里便噙着热泪,想必是文中记叙的事,触动了他本来寂寞的情怀。于是,他当即写下一篇随笔《我的情怀》寄给我,几日后,便在《遵义晚报》上刊发了。这篇文章,是公弦的绝笔,以后,由于疾病的缠绕,他再没留下作品了。

公弦的这篇文章,虽没有浓墨重彩,但却温情脉脉地叙述了他对遵义的依恋,特别是对遵义四中的依恋,因为遵义四中是他文学创作发轫之地,这里激荡着依依的赤子情怀。

文章的开篇写道:“遵义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我的人生的起跑线,是在遵义湘江河畔的遵义四中。”接着,公弦文章写他在学校里受到了老师的关爱,他从绥阳洋川河畔启程,投入遵义怀抱,投入遵义四中怀抱。遵义,遵义四中,用默默的温情的手抚慰着他。文章最后写道:“遵义,遵义四中,你曾经拥抱过的孩子,虽然已逾花甲之年,但赤子之心未泯,永远想念您温暖的怀抱!”

(二)

大学毕业后,我虽然没有从事有关文学方面的工作,但在业余时间始终不忘文学创作,由写诗到写散文而后小说、戏剧。因我从事的是与宣传遵义红色文化有关的工作,于是,在离开母校数十年的光阴里,陆续写下若干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,取得一定的成绩,获得一些荣誉,这一切都源于我在遵义四中打下的基础。

可以说,我的人生道路,我的命运,都是从遵义四中开始的。为了感恩母校,在耄耋之年的2017年初,我将自己书写出版的有关红军长征的书籍、手稿以及有关报刊登载的宣传材料、奖状、照片以及收藏的长征图书等等,悉数捐赠给母校,以作纪念。

真想不到,在张志奎校长任上,是年为我母校“尚真楼”设立“石永言

长征文学馆”,由著名作家、著名书法家戴明贤先生题写馆名,还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,贵州省文联派有关负责人与会祝贺。我的有关作品深得母校厚爱,始料不及,不得不由衷感谢。

我离开母校已经六十八度春秋,进入耄耋之年的一个老校友,2023年教师节之际,又获遵义四中的一张“荣誉证书”,上书:“石永言老师:做一流学问,著万卷文章。您时刻关注学校发展,助力母校提升文化发展水平,积极为学校教育献计献策,被评为遵义四中2022——2023年优秀校友,特发此证,以资鼓励”。手捧时任遵义四中校长李化宪颁发的证书,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。

(三)

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,母校第一次举行校庆活动,是在1990年秋举行的遵义四中75周年校庆,当时的校长是杜方荣,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。校方还印制了精美的折叠彩色画页,不少介绍母校教学活动的图片,以及优秀的教师以及一些校友也上了画页,母校没有忘记曾经在此就读过的公弦兄以及在下,亦忝列其上,真是三生有幸了。

画页封面上方有“中国名校,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,贵州省德育工作先进学校,遵义四中”四排大小不等的字,下面则是解放之初遵义有名的那座大屋顶美轮美奂的教学大楼,这在当时的遵义,是数一数二的建筑了。

有感于此次活动的热烈,为此我写下一首小诗:

母校泱泱七五年,/满园桃李压枝弯。
/凤山湘水歌盛世,/春华秋实颂新篇。
/衣锦乡俊归故里,/衫薄寒儒莅校园。
/金秋十月同欢庆,/铁板铜钹入管弦。//

母校遵义四中举行的80周年、9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100周年纪念活动,我都参加了,一次比一次隆重。记得还是在张志奎任校长期间举行的百年校庆活动的校址,已在今日之新蒲了。百年校庆还编辑出版了四十余万字的《遵义四中百年志》等图书。

2015年10月2日,百年老校,喜气洋洋,历届校友,欢聚一堂,为此我又写下一首小诗以记其盛:

百年弦歌蜚声远,/凤山湘水书香传。
/先师授业勤解惑,/学子立雪苦钻研。
/八方嘉宾莅新蒲,/一代名校喜喧阗。
/瞻望前程灿似锦,/黔北教育着先鞭。//

在母校即将诞生110周年之际,育人成果斐然,五大学科奥赛一等奖人数稳居全省前列,高考一本上线率多年超90%,双一流顶尖学府屡见遵义四中学子身影。

面向未来,母校将以“贵州一流、西南知名、国际接轨”为目标,深化教育改革,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。

入秋,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穿透黑暗,整个世界还沉浸在寂静的夜空中时,母亲便被那无声的闹钟唤醒。在一片朦胧的夜色里,揉着惺忪的睡眼,迅速穿好衣服,没有丝毫懈怠和犹豫。简单洗漱完后,便全副武装迈向机器,她要赶在太阳升起之前,趁着凉意,将头一天从地里收割回来的高粱从穗中分离开来。

饱满的颗粒从机器中滚出,在母亲不停劳作下,蛰伏在高粱穗中的种子就像被机器的轰鸣声唤醒的孩子,它们挣开束缚,想要寻求一片更广阔的天地。偶有一些还裸露着白肚皮,就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娃娃,贪婪地吮吸着晨光的馈赠;有些像一群冲锋陷阵的战士,守护着自己的阵地;有些像是一个个冒险家,探头探脑窥视着这个新奇的世界;有些像亲密无间的伙伴,在晨光中窃窃私语。

随着太阳渐渐升起,母亲已经成功将高粱从穗中分离出来。这就结束了吗?当然没有,她还要趁好天气把高粱翻晒一遍,直到晒干水分。否则,只需一天或一个晚上,堆积起来的高粱就会潮湿发烫长芽,那一年的辛苦付出可就功亏一篑了。这样的结果,对于一个庄稼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。

为保证高粱的干燥,母亲连忙用撮箕将高粱运到院子中央的空地上晾晒,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趟,额头上早已渗出了许多细密汗珠。但她顾不上擦去,因为还有很多活要干。空地上一撮一撮的高粱被堆积成一座座小山,母亲拿起木耙,朝小山撮去,小山变得越来越低,逐渐变成平原。铺展开来的高粱,有的呈一个矩形,有的呈一个正方形,或是一个圆形,红橙橙、金灿灿,给院子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。

除此之外,晒高粱前,要先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,就像给高粱准备一张干净的床铺,因为场地的整洁是保证高粱质量的关键。

过了大半个小时,高粱总算铺好了,接下来翻晒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的头上。

翻晒粮食看似简单,实则是充满技术含量和需要足够耐心的。刚开始学习翻晒粮食时,我总是走马观花,从而使得高粱受热不均,干湿不匀。有时又因为力度过大,不小心将高粱碾碎,甚至常常把边沿的高粱弄得到处都是。每当母亲看到这场景都会满是心疼,大声嗔怪道:“翻个粮食都不会。”然后一把接过我手中的木耙一边讲解,一边作起示范。高粱在母亲的木耙下变成了一个个听话的孩子,再也不敢到处溜达。那每一块被母亲用木耙划过的地方,都生出了一竖一竖的花纹,就像被训练过的方阵,整齐划一。

翻晒粮食需要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翻一遍。中午的太阳最毒辣,这对我来说是极为不情愿的,但我知道这是收获的必经之路,我必须坚守阵地。不仅如此,还要时刻提防鸟雀来偷吃,它们扇动轻盈的翅膀落在高粱上,稍不注意,还发现不了呢。但这些鸟雀并不贪吃,吃上几粒便飞走了。

为了不让高粱中掺和杂质,每当翻粮食时,我都会脱掉鞋子,一是表示对粮食的敬意,二是鞋底有泥,而且鞋底缝会夹上粮食。我最喜欢踩在被晒得发烫的高粱里翻耙,高粱从脚趾缝中溜过,酥酥的、痒痒的,感觉踏实又安稳。

晒粮食还要时刻注意风向以及天气变化。每当起大风或者听到远处传来闷雷的声音,看见乌云越来越低时,我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。赶紧拾起一旁的木锨一边推,一边喊:“要下雨了,赶紧收高粱。”此时,小侄儿也停下了手中的玩具,加入战斗中,学起大人的模样,用扫帚把高粱归拢。当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时,总有那么一些圆滚滚的高粱不听使唤,开始了撒泼打滚儿,来回穿梭在扫帚间,不肯回归队伍中。母亲见了,也顾不及将它们捉拿归案,得先把已经归拢的高粱收进屋子,想着能多拯救一些算一些吧。

母亲的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,几大锨就装好一袋,袋口也不扎,一只手紧抓住袋口,踉踉跄跄地拖着往屋檐下扔,又返回去装下一袋,她平时没有这么大力气的。见母亲如此卖力,我和小侄儿也不由得加快了手上的动作。当最后一袋高粱被扔到屋檐下时,豆大的雨就“噼啪啪”地落了下来。

雨落在滚烫的地面上,瞬间热气蒸腾,不一会儿地上就积起了一个个小水洼,还冒着许多小泡泡。我们累得满头大汗,倚在高粱口袋上歇息,不由得感叹道:“天气变得真快,这雨说下就下,丝毫不带犹豫。要不是我们收得快,高粱怕是要被雨水冲到沟里面去了。”

没过好一会儿,乌云开始慢慢散去,太阳又露出了笑脸,一望无际的天空蓝得像一片汪洋大海,地上的积水很快又被晒干。我问:“还晒不晒呢?”母亲看了看远山说:“应该不会下雨了吧?管它的,趁着太阳好,晒几袋。”说完,就开始行动。一袋袋高粱又再次被抱到空地上,好似卷了行李随时要走的流浪汉,静静地伫立在院子中央,无奈地遥望曾经供给它们营养的土地。

晒粮食,对于母亲来说,这不仅是传统的智慧,还是收割的结晶,是勤劳的见证者,是精神的感知者,更是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母亲做了一辈子的农民,在我印象中,她的一生好像都在追赶雨水和太阳,都在与这些看似简单的农活打交道。她总是精益求精,追求完美,脚踏实地地做一个本分、朴素的农民。

乡土黔北

晒粮食

胡俊



秀丽乌江

卢祖文摄